

渤海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BoHai
DaXue



渤海大学

《韩诗外传》研究

艾春明 著

HANSHIWAIZHUANYANJIU



辽宁大学出版社

渤海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BoHai DaXue

《韩诗外传》研究 艾春明 著

HANSHIWAIZHUANYANJIU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诗外传研究/艾春明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 6

渤海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ISBN 978-7-5610-6103-9

I. ①韩… II. ①艾… III. ①韩诗外传—文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1280 号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沈阳市市政二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0.5

字 数: 2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田东琰

封面设计: 邹本忠

徐澄玥

责任校对: 何 莉

书 号: ISBN 978-7-5610-6103-9

定 价: 21.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引言

作为一部汉初的典籍,《韩诗外传》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部可有可无、可读可不读的闲书,正如曹础基在《韩诗外传译注序》中所说:“搞哲学的感到它理论不够系统,搞历史的认为它不真实可靠,搞诗歌文学的嫌它对《诗经》的解释大失原意。”^①我们检索关于《韩诗外传》的研究文献,数量很有限,大多数是版本校勘、文献整理方面的文章,而有关《外传》的思想理论、文学观念、文学成就等方面的文章更是少得可怜,特别是近代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几乎是空白。最能代表这种对《外传》(本书中凡言《外传》皆指《韩诗外传》)的轻视态度的言论,莫过于《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概括《外传》曰:“其书杂引古事古说,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殆即指此类”,并在后附案语中说:“《汉志》以韩《外传》入《诗》类,盖与内传连类及之。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至确。今内传解诗之说已亡、则外传已无关于诗义……”^②这段话从几个方面否定了《外传》的价值:其一,《外传》所使用的材料全是“杂引古事古说”,离经典文献太远,又无作者亲见亲闻,既不足征信,又无新意。其二,其内容和立论又是“与周秦诸子相出入”,认为韩婴不过是纂辑前人的有关言论,重复前人说过话,丝毫没有个人的见地。其三,认为“《外传》已无关于诗义”,此点更为致命。如果说《外传》像《离骚纂义》一样是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还有资料汇编的功用,而无关于诗义的判断,连这一点价值也一笔勾销了。况且,《四库全书总目》给《韩诗外传》的待遇是附于诗类的末尾,并特别附以案语说:“《汉志》以韩《外传》全书诗类,盖与《内传》连类及之”。既然《内传》已亡佚,《外传》便无入诗类留存的必要,仅仅是因为出书的时间在毛茛(毛诗)之前,“遂列为古来说诗之冠(前面的部分)”。^③

① 魏达纯:《韩诗外传译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经部诗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36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经部诗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36页。

四库馆臣汇集了清代汉学昌盛时代的名家,《四库全书总目》也成为有清以降直至民国时期学术的高峰。《四库全书总目》的权威性直到解放后,我们依然能够在许多名家学者的引用中感受得到。这种学术权威,影响所及是多方面的。作为清末以来治学者的门径和必备的参考之书,它对某一部古籍的甄别品评,当然会影响后人对这部古籍的重视程度。检索清末以来的相关研究著作和文章,所得数量很少,并且已有的研究多数是在辑佚、校勘、文献整理方面,而义理方面的研究更少,这与近代以来学界在西学东渐的思潮影响下几乎把所有古籍都重新解释、阐释一遍的大背景不协调,其原因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否定性评价恐怕不无关系。

《韩诗外传》真的是拾人余唾?当然不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品评过低,可能受当时眼光的局限,对《韩诗外传》缺乏细致和整体性的分析。诚然,表面看来《韩诗外传》的确引用了大量先秦诸子及历史著作,但这是先秦至汉代写文章的惯例。我们常常会见到,论述某一个问题时,许多人的语言都似曾相识,且常常是后人祖述前人说过的话。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学术由私人代相传授,徒守师宗,很少西方那种市民化的平等讨论。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人有重文献而轻现实的嗜好,除了小说家可以道听途说,写些现实的见闻之外,严肃一点的文人,但凡要以事论理,必然要到先人的著作或史传中去寻找事例,而汉晋以前的史料或著作不过就那么多,典型一点的事例总要辗转相引用^①,虽然是述而不作,但每位作者的倾向、思想、观点等等还是可以在这种“述”的过程中渗透表达出来,虽然是“杂采众说”,但采什么,不采什么,怎么采法,材料经过不同的组织,意义发生了变化。

尽管韩婴采取了资料汇编的形式,杂采诸子以说诗,还是表达出许多他自己的思想。尽管班固说“《韩诗》不如韩氏《易》深”,^②推测《韩诗外传》没能像他的释《易》著作那样充分表达了他的独特思想,而我认为,仅通过《韩

① 请看下面两段文字:

其一: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传言黄帝龙颜,颧项戴巾,帝喾骀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圣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辅主忧世,世所共闻,儒所共说,在经传者较著可信。若夫短书俗记,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仓颉四目,为黄帝史。晋公子重耳佻胁,为诸侯霸,苏秦骨鼻,为六国相。张仪佻胁,亦相秦、魏。项羽重瞳,云虞舜之后,与高祖分王天下。(《论衡·骨相篇》卷三)

其二: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伏羲日角,黄帝龙颜,帝喾戴肩,颧项骀骀,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骀齿,孔子反宇,颜回重瞳,皋陶鸟喙。若此之类,皆圣贤受天殊相而生者也……(《刘子·命相章二十五》)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古代著述中的现象:就一个论题,一些相关事例常常大家都来引用,语言相差无几,似曾相识,但这不影响他们表达各自的意见,更不能认为是毫无价值的抄袭。

② 《汉书·儒林传》。

诗外传》就已经能够认定韩婴在汉初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比如，在汉代学术思想的整合上，在儒家思想对君、士等社会角色的规范深化细化方面，在诗义的阐扬及读诗用诗之法（诗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标向性）的提炼方面，韩氏都提出了很多有特点的、有影响力的观点。特别是对于研究《诗经》、研究因《诗经》学而起的诗论诗艺和文化批评，《韩诗外传》都有重要价值。

《韩诗外传》还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故事集，近半数的篇章都是语言明快、意味醇厚、有精彩的对话，有细腻人物刻画的、生动有加的故事，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外传》里大量的历史或已经带有传说色彩的历史故事，从哪里来，又“流”向了哪里，其间意旨、形态的变化如何，摸清这些情况，要花费一定的“笨”功夫，但对小说史的研究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对《韩诗外传》叙事艺术的认识还可以做很多的工作。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韩诗外传》的作者和版本流传	1
一、作者韩婴	1
二、《韩诗外传》的版本流传情况	2
三、《韩诗外传》的引诗和排序	11
第二章 《韩诗外传》研究述评	28
第三章 《韩诗外传》解诗说	37
一、《韩诗外传》是否关乎诗义?	37
二、《韩诗外传》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	41
三、《韩诗外传》与《内传》、《韩说》、《韩诗故》的关系	42
四、《韩诗外传》解诗的方法和角度	45
第四章 《韩诗外传》丰富的士林风貌与新颖的士之类型	49
一、士文化探讨的意义	49
二、《韩诗外传》对士类型的划分	51
三、人体美学之初识	52
四、标举美貌到人物品藻	54
第五章 《韩诗外传》的故事性	58
第六章 小说观念与《韩诗外传》的小说文体意义	73
一、《韩诗外传》也是一部小说集	73
二、《韩诗外传》是志人小说的开端	82

第七章 《韩诗外传》的文体归类和语言风格·····	106
一、《韩诗外传》的文体归类 ·····	106
二、《韩诗外传》的语言风格 ·····	107
第八章 《韩诗外传》的经学及思想史价值·····	124
一、韩婴的道论与德论·····	124
二、《韩诗外传》对礼与法的统一 ·····	131
三、《韩诗外传》的情性论 ·····	136
第九章 《韩诗外传》在秦汉思想文化发展链条上的位置·····	146
一、《韩诗外传》建立道德论与董仲舒建立天论的两条线路 ·····	146
二、《韩诗外传》情性论的潜在影响 ·····	147
三、《韩诗外传》湮没无闻的偶然与必然 ·····	149
参考文献·····	152

第一章 《韩诗外传》的作者和版本流传

一、作者韩婴

《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学者，生卒年不详。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止云公元前157年前后在世。

韩婴是齐、鲁、韩、毛四家诗之一韩诗的传人，除了传授《诗经》，他还精通易学，也是传授易学的大家。《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著作有《韩诗》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四十一卷，《韩氏》（易）二篇。行世的各种《韩诗外传》版本，很多都附有一篇《韩婴小传》，其文曰：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

这段文字抄录于《汉书·儒林传》中关于韩婴的一段。《汉书》的原文是：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

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

《汉书》关于韩婴生平的基本信息又取自《史记·儒林传》《史记》曰：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贡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比照之后，我们知道《史记》的话几乎原封过录给《汉书》，只有“推诗之义”和“推诗人之义”在今天看来要有所区别。《小传》较《汉书》少了几句，将韩婴的后人韩生传授韩婴诗学和易学的信息略去。还有一句文字有所改动，“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变成了“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外《传》数万言”。这一字之差，牵涉一个关于《韩诗外传》版本流传的重要问题，那就是现存的《外传》十卷，是否包含了亡佚的《内传》四卷，是原来的《内传》和《外传》混合体，还是原《外传》六卷增益或析出为十卷？后文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关于韩婴的生平，后世典籍散见各处的说法，大体不会超出《汉书儒林传》的记载。

二、《韩诗外传》的版本流传情况

《韩诗外传》从问世至今，流传已有两千多年。由于年代久远，记述它的文献不多，该书的编撰情况、原本的文字面貌、卷数等问题，多有异说，直至今天，研究者还有多种猜测。下面列表是历代对此书的著录情况：

《韩诗外传》历代著录情况简表

著录著作	朝代	卷数	著录内容
汉书艺文志	汉	6	《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
隋书经籍志	唐	10	《韩诗外传》十卷 梁有《韩诗谱》二卷，《诗神泉》一卷，汉有道征士赵晔撰，亡。（引者注：《韩诗内传》不见著录）
旧唐书经籍志	五代	10	《韩诗外传》十卷韩婴撰《韩诗》二十卷卜商序，韩婴撰《韩诗翼要》十卷卜商撰。（引者注：《内传》不见著录）
《崇文总目》	北宋	10	《韩诗外传》十卷，韩婴撰〔东垣按：汉志六卷。〕（引者注：无《内传》）

续表

著录著作	朝代	卷数	著录内容
《新唐书艺文志》(卷57)	北宋	10	《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又《外传》十卷。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引者注:《内传》不见著录)
《通志》	北宋末	10	韩婴传二十二卷(薛氏章句)/《韩诗内传》四卷/《韩诗外传》十卷
《郡斋读书志》	南宋	10	《韩诗外传》十卷 右汉韩婴撰。婴,燕人。其书《汉志》本十篇:《内传》四,《外传》六。隋止存《外传》,析十篇,其及经盖寡,而遗说往往见于他书,如“逯迤”、“郁夷”之类,其义与《毛诗》不同。此书称《外传》,虽非其解经之深旨,然文辞清婉,有先秦风。
《直斋书录解题》	南宋	10	韩诗外传十卷,汉常山太傅燕韩婴撰。案:《艺文志》有《韩故》三十六卷、《内传》四卷、《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今皆亡。所存惟《外传》,而卷多于旧,盖多记杂说,不专解《诗》。果当时本书否也?
《宋史艺文志》	元	10	《韩诗外传》十卷 汉韩婴传。
《文献通考》	元	10	韩婴《诗外传》共十卷,本传:婴,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晁氏曰:《汉志》,十篇,《内传》四、《外传》六。隋止存《外传》,析十篇,其及经盖寡,而遗说往往见于他书,如“逯迤”、“郁夷”之类,其义与《毛诗》不同。此书称《外传》,虽非其解经之深者,然文辞清婉,有先秦风。/容斋洪氏《随笔》曰:《艺文志》有《韩家诗经》、《韩故》、《内传》、《外传》、《韩说》五书,今惟存《外传》十卷。庆历中,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题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余字。余家有其书。百卷第二章(引者注:以今流行本应为首卷第三章,形近而误。)载孔子南游适楚,见处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汉广》游女之章。其谬戾甚矣,他亦无足言。/陈氏曰:今所存惟《外传》,而卷多于旧。旧六卷,今十卷。盖多杂说,不专解《诗》,不知果当时本书否也①?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标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51—152页。

续表

著录著作	朝代	卷数	著录内容
《策要》	元	10	齐诗亡于魏代，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至唐始亡，今存韩诗外传十篇，非婴传诗之详者也
《宋史新编》	明	10	诗类 《韩诗外传》十卷
《读书后》	明	10	《韩诗外传》凡十篇汉人燕韩婴所著
《内阁藏书目录》	明	10	《韩诗外传》三册不全，汉韩婴著
《万卷堂书目》	明	10	《韩诗外传》十卷，韩婴
《澹生堂藏书目》	明	10	《韩诗外传》十卷、四册，韩婴
《百川书志》	明	10	《韩诗外传》十卷，汉文帝时博士燕韩婴作
《四库全书总目》	清	10	《韩诗外传》十卷（通行本），汉韩婴撰。婴，燕人。文帝时为博士，武帝时至常山太傅。《汉书·艺文志》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岁久散佚。惟《韩故》二十二卷，《新唐书》尚著录，故刘安世称尝读《韩诗·雨无正篇》。然欧阳修已称今但存其《外传》，则北宋之时，士大夫已有见有不见。范处义作《诗补传》在绍兴中，已不信刘安世得见《韩诗》，则亡在南、北宋间矣。惟此《外传》，至今尚存。然自《隋志》以后，即较《汉志》多四卷，盖后人所分也。 ……是书之例，每条必引《诗》词，而未引《诗》者二十八条；又“吾与汝”一条，起无所因，均疑有阙文。李善注《文选》，引其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者七十余家事及汉皋二女事，今本皆无之，疑并有脱简。至《艺文类聚》引雪花六出之类，多涉训诂，则疑为《内传》之文，传写偶误。董斯张尽以为《外传》所佚，又似不然矣。（案：《汉志》以《韩诗外传》入《诗类》，盖与《内传》连类及之。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至确。今《内传》解《诗》之说已亡，则《外传》已无关于《诗》义，徒以时代在毛萇以前，遂列为古来说《诗》之冠，使读《诗》者开卷之初，即不见本旨，于理殊为未协。以其舍《诗类》以外无可附丽，今从《易纬》、《尚书大传》之例，亦别缀于末简）。

韩婴学派的著作在《汉志》里共著录有六种，它们是《韩氏易》、《韩诗》、《韩故》、《韩说》、《韩诗内传》和《韩诗外传》，到《隋书经·籍志》，《韩氏易》和《韩故》、《韩说》、《韩诗内传》四种均已不见著录，而多了一部《韩诗翼要》。

从历代官、私目录著录的内容看来，《外传》的书名、作者、类别归属是基本稳定的，但卷数的增减分合有很大变动，最早著录的《汉书·艺文志》，很明确地分别标示《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到《隋书经籍志》只剩下《外传》十卷，卷数增加了，而《内传》四卷却不见著录。《外传》由六卷变为十卷，最可能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后人增添了文字内容，《外传》采择编述的体例，后人很容易依例采集相关材料续入原书；二是没有增添内容，只是重新分卷，由六卷析为十卷。卷数增加对古籍来说并不少见，如《列女传》、《汉志》著录是八篇，到《隋志》增为十五篇。

《隋志》之后，新、旧《唐书》，《崇文总目》的著录，《外传》十卷的卷数是稳定不变的，但中间又有郑樵《通志略·艺文略》并载“《韩诗内传》四卷，《韩诗外传》十卷”^①。从此前的著录看，《外传》久已亡佚了，郑樵何以又列入目录，是他看到了这部书，还是以《汉志》或其他什么今天看不到的目录推断的呢？就在《韩诗内传》与《韩诗外传》之后，郑樵还著录了《齐后氏传三十九卷》和《齐孙氏传二十八卷》，并在两书之后加了案语，谓：“案齐后之传，其亡已久，必不可得。今存其名，使学者知传注之门户也。今之学者，专习（溯？）毛氏，由其不知有它之故。”^②从这段案语看，他对没见到的书是特殊加以说明了的，前面没加说明的《内传》和《外传》即使不能完全断定有书存世，也起码应该不属此例的。是不是郑樵另外发现了什么民间藏本，或者有当时的简书出土？若有，也不应在他人或紧随其后的书目中又迅速地消失，这是郑樵给我们留下的一段公案。

以《通志》的著录情况看，《外传》十卷的卷数是应该属于增加或析出的，而不可能是原来的《内传》四卷并入了《外传》，合为《外传》十卷，《郡斋读书志》所说的“析十篇”也属此意。但对《外传》十卷的来历，恰恰又有人作

① [宋] 郑樵：《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565 页。

② [宋] 郑樵：《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565 页。

出了这样的怀疑,提出了第三种可能。正式提出的是杨树达^①,其《汉书窥管》有“韩诗外传未亡说”专题论述,认为“王氏谓内、外传皆韩氏依经推演之词^②,是也。至谓《韩诗》独存《外传》,则非。愚谓《内传》四卷,实在今本《外传》之中。《汉志》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其和数恰与今本《外传》十卷相合。今本《外传》第五卷首章为‘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云云,此实为原本《外传》首卷之首章。盖内、外传同是依经推演之词,故后人之为之合并,而犹留此痕迹耳。《隋志》有《外传》十卷而无《内传》,知其合并于隋以前矣。近儒辑《韩诗》者,皆以训诂之文为《内传》,意谓内、外传当有别,不知彼乃《韩故》之文,非《内传》文也。若如其说,同名为传者,且当有别,而《内传》与《故》可无分乎?《后汉书·郎顗传》引《易内传》曰:‘人君奢侈,多饰宫室,其时旱,其灾火。’此是杂说体裁,并非训诂,然则汉之《内传》非训诂体明矣。”^③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对此说曾表示赞同^④,但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据。专注文献学研究的张舜徽先生给以的复议倒是值得重视,谓“杨说是也。古之书籍,在未有雕版印刷以前,皆由手写。抄书者每喜取一人之书,合抄并存,汇为一编,此乃常有之事。抄《韩诗》内、外传者,并成一籍,不足怪也。合抄既成,以《外传》多二卷,取其多者为大名,故总题《韩诗外传》耳。内、外传既合而为一,顾犹可可见其异。《内传》四卷在前,每章文辞简短;《外传》六卷在后,则长篇为多,斯亦不同之明徵也。大抵其书每章皆叙故事或发议论于前,然后引诗句以证于末,论者多病其

① 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屈守元先生认为是清人沈家本,屈亦不赞同此说,本文部分内容写作时还未见到屈氏《韩诗外传笺疏》,这里把屈先生收录的沈家本的相关评述和屈先生的辩驳意见附录于此,供参考:

《沈家本世说注所引书目经部》条:“《韩诗外传十卷》……《新(唐)志》与《隋志》同,皆不称《内传》……内、外《传》则皆依经推演之词,虽分内外,体例则同。疑隋、唐《志》之韩诗者,韩故也。《内传》则与《外传》并为一编,故其卷适与《汉志》同,非无《内传》也。……《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是其学虽无人能传之,其书则未缺佚也。宋时其书已亡,故《宋志》及《崇文总目》皆不著录……”

守元案:“沈氏此文,创为《韩诗内传》未亡,即在今本《外传》之中一说,实不能成立,前人引《内传》,早者如《白虎通》,其文皆不在今本《外传》之中。唐人《群书治要》所引《外传》,无一条为《内传》之文混入者,是隋唐时代,《内传》、《外传》固各自为书也。沈氏之说显然不能成立……”见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3月第1版,第1021—1022页。

② 指王先谦所说“《儒林传》:‘罢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则内、外传皆韩氏依经推演之词。至南宋后,韩诗亦亡,独存《外传》。”见王先谦《汉书补注·艺文志》。

③ 转引自张舜徽:《张舜徽集·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201—202页。另见杨树达《汉书窥管·艺文志》,科学出版社,1955年7月第1版,第160页。

④ 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断章取义，然不失为汉人说《诗》之一体，要不可废。”^① 张舜徽、杨树达两位先生的推测有内证又有外证，可以说很符合情理，但是这个问题还不能下结论，因为有一个关键的障碍尚无法逾越，那就是清人辑佚的若干《内传》条目，在引书里是有标明出处的——多云出自《内传》，如果是《艺文类聚》、《文选注》这些引书转抄有错误，也不能那么多条都一起出错。也是从这一点情理出发，我们不能以或然性推断卷数多出的第四种可能，即从根源那里——《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就可能有笔误了，如果《汉志》少了一个“内”字，将今本有的“内”字看成是笔误多出的，像《韩婴小传》那样只说“作外传数万言”，则后面的问题就都取消了。可是，《汉书》是在《儒林传》和《艺文志》两处记载了《内传》、《外传》的，笔误或脱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目前，这个问题还只能悬疑^②。

《韩诗外传》存世的清以前的版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③ 著录了 31 种，其中元刊本 2 种，清刻本 6 种，清稿本 2 种，明铜活字本 1 种，明节钞本 1 种，其余为明刻本。另外这 31 种中除了清周廷采校注、陈士珂疏证本是有注疏文字的，其余都为白文本。另据爱如生公司电子图书“基本古籍书库”版本库著录统计，共有 151 部(种)，分藏于全国(不包括港台)70 家藏书单位(副本较多的四库全书本收藏单位没有计入)，其中 27 种与中国《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录》重复。去其重复，新增添的版本皆为明清两代刻本，其中也有一些《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录》没有收录却有一定价值的版本。我们把二者合起来取其善者列表一览如下：

书名	刊印年代、机构、印刷形式	题跋情况及其他版本特征	收藏单位
诗外传十卷	元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刻、明修本	——	北京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元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刻、明修本	清黄丕烈校并跋 清顾广圻、瞿中溶跋 传	北京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明嘉靖十四年、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	——	上海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明嘉靖十四年、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	清龚橙校并跋 邓邦述跋	上海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明嘉靖十四年、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	清丁丙跋	南京图书馆

① 张舜徽：《张舜徽集·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 月第 1 版，第 201—202 页。

② 此问题还可参考本书“《韩诗外传》解诗说”一章里“《外传》与《内传》、《韩说》、《韩诗故》的关系”部分的末尾处的辨说。

③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续表

书名	刊印年代、机构、印刷形式	题跋情况及其他版本特征	收藏单位
诗外传十卷	明嘉靖十四年苏献可通津草堂刻十七年林应麒重修本	——	中山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明嘉靖沈辨之野竹斋刻本	——	上海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明嘉靖沈辨之野竹斋刻本	清黄丕烈校跋并题诗 清陆损之、顾广圻、钮树玉、陈鱣校 清黄美瑛 校并跋 周叔弼校并跋 王大隆跋并录清张绍仁校识	北京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明嘉靖沈辨之野竹斋刻本	清陆筠校 清周星诒跋	北京大学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明刻本	——	上海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明刻本	曹元忠跋	上海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明刻本	叶德辉跋 叶启勋跋并录清黄丕烈、顾广圻跋	湖南省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明嘉靖二十五年舒良材刻本	卷三至四配方另一明刻本	北京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清乾隆十七年张晋康刻本	曹元忠校并跋	上海图书馆
韩诗外传十卷	明嘉靖十八年薛来芙蓉泉书屋刻本	——	上海图书馆
韩诗外传十卷	明嘉靖十八年薛来芙蓉泉书屋刻本	清龚橙校 莫棠跋	复旦大学图书馆
韩诗外传十卷	明嘉靖十八年薛来芙蓉泉书屋刻本	莫棠抄补并跋 傅增湘校跋并录清黄丕烈校 跋	北京图书馆
韩诗外传十卷	明铜活字印本	存二卷（三至四）	天一阁文物保管所
韩诗外传十卷	明末刻汉魏丛书本	清王钺跋	山东省图书馆
韩诗外传十卷	明末刻汉魏丛书本	清卢文弨校并跋	北京图书馆
韩诗外传十卷	明末刻汉魏丛书本	清龚橙校并跋	上海图书馆
鹿门茅先生批评韩诗外传十卷	明刻本	明茅坤评	北京图书馆
韩诗外传十卷	明刻本	明余寅评 清諸福坤批校	复旦大学图书馆

续表

书名	刊印年代、机构、印刷形式	题跋情况及其他版本特征	收藏单位
韩诗外传十卷	明刻本	明鍾惺评	重庆市图书馆
韩诗外传旁注 评林十卷	明翁见圖書堂刻本	明黄从诚撰	——
韩诗外传节钞 二卷	——	明韩锡辑 并《薛子》一卷 明薛瑄撰《歌谱》一卷 明天启五年韩锡抄本 清 蒋凤藻跋	——
韩诗外传十卷	清乾隆五十五年赵氏亦有生斋 刻本	清赵怀玉校正 清许瀚校 并《序说》一卷《补逸》 一卷	北京图书馆
韩诗外传十卷	清乾隆五十五年赵氏亦有生斋 刻本	清赵怀玉校正 清杨沂孙 批并跋 合刊《序说》一 卷《补逸》一卷	南京图书馆
韩诗外传十卷 序说一卷 补 逸一卷	清乾隆五十五年赵氏亦有生斋 刻本	清赵怀玉校正 清龚橙校	上海图书馆
韩诗外传校注 十卷	清乾隆五十六年周氏营造堂刻 本	清周廷家撰 合刊《拾遗》 一卷 清周宗杭撰	——
韩诗外传疏证 十卷	清嘉庆二十三年自刻本	清陈士珂撰	北京图书馆
诗外传十卷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 十五集一百四十一一种本	——	存世很多的 明刻本
诗外传十卷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 十五集一百四十一一种本	清惠栋校 存七种二十四 卷	复旦大学图 书馆
韩诗外传	明抄说郭本	卷一至二十五配明吴氏丛 书堂抄本 卷二十六至三 十 九十六至一百配明弘 农杨氏抄本	上海图书馆
韩诗外传	明钮氏世学楼抄说郭本	存九十七卷、卷一至九十、 九十四至一百	北京图书馆
韩诗外传一卷	明崇祯十五年采隐山居刻增定 汉魏六朝别解本	——	中国科学院 图书馆
韩诗外传十卷	明刻广汉魏丛书本	——	存世较多
韩诗外传十卷	明刻秘书九种本	——	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